诚征小小说、散文、随笔等各类文学佳作，要求地域性，正能量，主旋律，原创。不拒草根，不唯名家，作品说话。字数不超过800字。投稿邮箱：lswbsc-gh@sina.com

征稿启事

雪花从天上飘下来，肥肥瘦瘦，摇摇摆摆。开始时断断续续，形单影只，时间不大就变得密密茫茫，一团团，一群群，铺天盖地了。

眨眼就换了天地，举目四野，到处都是耀眼的白，白的弯弯曲曲的路，白的起起伏伏的山，白的高高低低的树，好一幅素雅的山林雪景。没有北宋范宽墨色下皑皑寒林的磅礴，没有明朝周臣笔下的雪村朦胧，也没有清代石涛雪景山水的萧疏，崇礼的雪景，是浑然天成的大写意，是浓淡宜章的泼墨，也是细腻精致的工笔，勾、皴、擦、点、染，不以章法为重，不以技法为上，一切都那么随心，那么自由，那么流畅。

在崇礼看雪

□黄军峰

“玉花飞半夜”，一觉醒来，铺天盖地的雪涌进心田该是一种怎样的心情？是的，迎接今冬第一场雪的崇礼人，或者如我一样暂留崇礼的外乡人，都在欣赏这一巨幅北国山林雪景画，目之所及，心与大自然对语，谈起笔调锋，论铺陈设墨，品素山清林。

崇礼的雪，来得激烈而豪放。但，这里的雪，强势而不霸道，威武而不傲慢，汹涌磅礴的阵仗却给人喜悦、惊叹和亲切。“燕山雪花大如席”，这“席面”和排场，丝毫不亚于崇礼人接待最尊贵宾朋的礼遇。纯天然的“绿色美食”，大盘，大碗，大杯，不讲究器皿，也不讲究烹调技法，但依旧不失色香味，不失豪情与热忱的待客之道。眼下，大自然恩赐的“饕餮大餐”置于眼前，怎不让人随之兴奋，怎能不让人垂涎？

如土豆、莜麦和黄糕一样，雪同样是崇礼人的日常。怎么说呢，崇礼这地方，冬天来得早、走得晚，雪存时间多达一百五十天以上。可以说，崇礼人一年的生活中，半数时间与雪为伴。长青路旁，几个孩童把厚厚的雪踩得吱吱作响，他们蹦蹦跳跳，打打闹闹，乐在雪中。两位看护小孩儿的老人面带笑容，其中一位道：“今年这雪来得早，来得足实，瑞雪兆丰年……”另一位应话：“我看啊，这叫瑞雪迎盛世！”“对，对，瑞雪迎盛事！”我不知道他们话语中的词是“盛世”还是“盛事”，想一想都没有错。国富民强，山区人们摆脱贫困走向富裕，衣食无忧、安居乐业的日子怎能不是“盛世”？曾经寂寞、贫寒、少人问津的山区，因为冬奥会的召开变得鲜亮、热闹、举世瞩目，又怎能不是一场“盛事”？

走一走，看一看，你会发现，原来崇礼的雪还是热闹的，俏皮的。近几年，崇礼的滑雪场年有新建，它们以雪为舞台，上演着各具特色的剧目。眼前的滑雪场，自然雪替代人工雪，雪道与雪道连成一片，犹如大自然铺展开来的纯白地毯，厚厚实实，软软乎乎。山脚下，有孩子们打着雪仗，也有大人陪着孩子堆雪人，还有鬓生白发的老人拿着手机拍照。远远地，几个全副武装的年轻人从山顶踏着雪花滑下来，屈膝，弯腰，目视前方，虽非专业却像模像样。以雪为舞台的旅游业的兴起，也打开了不少崇礼人勤劳致富的另一扇窗。在一家雪具店，店主告诉我，自从崇礼成了冬奥会分赛场的承办地，来这里游玩的人越来越多，生意越做越好，崇礼人的日子也越过越好。

日挂中天，雪仰望着阳光，阳光抚摸着雪，雪的世界变得更加鲜亮和灵动。连绵起伏的群山银装素裹，层层叠叠的山林披上素衣，天的蓝映衬着雪的白，加之阳光反射，举目远眺，白得刺眼，白得夺目。暖阳下，雪不再安静，她们在阳光照射下若起若伏，好似雪海里涌动的浪涛。但凡有一点儿风，雪又是另一个样子。只需微风轻轻一吹，雪花宛若一群受到惊扰的白蝴蝶，迅疾蹁跹轻盈地飞舞起来。树冠上堆了厚厚一层雪，有人站在树下，一团雪掉下来，掉到树下人脖子里，树下人忙扭动起脖子和身躯，就像当地“打溜子”的艺人，嘴里禁不住道出一句：“啊呀，好家伙……”众人见状，引来一通哈哈大笑。

雪是大自然给崇礼人最慷慨的馈赠。雪的来临，也是在迎接一场不久即将召开的更大“剧目”。赶在冬奥会举行之前，我有幸在崇礼看雪，看雪的温柔，看雪的热烈，看雪的磅礴。自然，我从雪里看到的，更是自信和自豪，是未来可期，不负众望。

年关记忆之霜花

□石钟山

小时候，那会儿的冬天很冷，深冬一到，每天早晨醒来，睁眼便能看到窗玻璃上结出的霜花，在晨光中缤纷着奇妙的构图。

一进入深冬，便到了放寒假的日子，早晨醒来总是赖床，目光被吸引的往往是自家窗子上的窗花。那是怎样奇特的图案呢，像雪花晶莹剔透着，还有的像森林、树叶以及奔跑的马匹……在北方单调的冬季里，眼前的窗花无疑是给我们的童年展开了另外一个世界，让人浮想联翩。

眼前的窗花，在我们的脑海里幻化出无穷无尽的另外一个世界，那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不曾经历的。比如，看着有些窗花的图案，你会想到森林里的一头熊；不远处的窗花，则如同暗处的枪口，接下来又会有什么样的故事发生呢？窗花只提供了一个抽象的开头，后面的故事只能自己脑补。于是，关于窗花的故事在早晨的慵懒中次第展开。许多时候，我的思绪会离开霜花，在另外一个世界里驰骋。有时，我一整天都会沉浸在有关霜花的某个故事的开头中——我不断地将之丰富完善，往往一个故事的开头，我会想出若干种故事的结尾。

太阳升起，暖暖灿灿地照在窗子上，那些霜花便开始模糊，最后变成一滴滴水珠落下来，美丽又神奇的霜花不见了，像刚下过的一场雨，雨滴淋在窗子上。好在第二天，又有新的霜花结出，自然又有了新的故事。

有一次，我还看见了椰林、沙滩，这些景物我在现实中自然没有见过，完全是在书本上看到的——那展现在一个北方孩子面前是怎样的一番景象呀，我想到了阳光、海浪以及远方的船。对没出过远门的北方孩子来说，眼前幻化出的景象，就像一幅又一幅的童话世界。

后来，我发现，其实那些霜花是流动的，随着你的想象，它们会变幻出各式各样的世界，异彩纷呈，走进你的内心，滋养着你的精神。

我童年的幻想是在北方深冬的霜花中完成的。若干年过去了，童心渐失，但只要在冬季早晨醒来，不时想起那些霜花，思绪便穿越到了童年。有霜花的日子必定是深冬，一进入深冬，便到了年关。岁月在年复一年中更迭着，我不由得想起唐代刘希夷那首《白头吟》：已见松柏摧为薪，更闻桑田变成海……童年不在，日子已是另一番模样了。

本版稿件作者如涉稿酬，请与lswbsc-gh@sina.com联系

谈天说地

做人如白菜

□侯淑荷

已是冰天雪地的冬天，超市里各种蔬菜水灵灵地相互簇拥着摆放在货架上，白菜夹杂其中，很不起眼的样子，见此情景，我不由得感触起来。

记得儿时，白菜可是东北人冬天餐桌上的一片天。东北的冬天来得早，那时候没有便捷的运输，更没有温室培植，冬天来临之前储存过冬的蔬菜，是家家户户的一件大事。白菜耐寒，下霜时还在生长，并且容易储存，白居易曾经这样写道：“浓霜打白菜，霜威空自严。不见菜心死，翻教菜心甜。”因此，白菜当之无愧地成为储存冬菜的首选。

白菜冬储之前要经过晾晒，经过晾晒的白菜表层失去水分，不易腐烂。每到暮秋时节，家家户户屋檐下摆放着的一排排白菜，像接受检阅的士兵，那阵容颇为壮观。

白菜有着千变万化的吃法，醋熘白菜、白菜炖豆腐、熘炒黑白菜、白菜丸子汤、辣白菜，除夕夜晚的饺子更是少不了白菜馅，母亲说：“白菜寓意百财，预示着新的一年幸运吉祥、八方进财。”

当白菜腌制成酸菜之后，餐桌上就又多了一位重量级的成员。酸菜在家乡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，以其独特的酸、脆、爽的味道征服了人心，酸菜氽白肉是家乡人百吃不厌的菜肴。母亲在酸菜氽白肉基础上做的砂锅炖酸菜，是我永远的幸福记忆。一家人围坐在热气腾腾的砂锅前，品尝着鲜美异常的砂锅炖酸菜，真是暖身暖胃又暖心。每个人脸上都如喝了小酒一样面色微醺，幸福感爆棚。

白菜有着广泛的包容力，可与任意食材搭配，做出意想不到的美味。可酸可甜可辣可咸，满载着人生的况味。它朴素寻常，多被称为“贫民菜”，可豪庭盛宴之上也少不了它的身影；它长相清新，一半洁白一半翠绿，是文人雅士吟诗作画的最爱，是清白高洁的象征。齐白石老人酷爱画白菜，白菜在他的笔下有了灵魂。诗人刘禹锡这样赞美白菜：“百亩庭中半是苔，桃花净尽菜花开。白菜人尊百菜王，天宫开宴百仙尝。玉帝夸赞不绝口，王母贪吃未搭腔。养胃生津好滋味，可拌可炒可炖汤。”

有时候我想，做人如果能够像白菜一样，在清贫之时，能把寡淡的日子调剂得有滋有味，把单调的生活滋润得诗情画意；在繁华之时，朴素低调地守着一颗素心，活得清清白白，该是大师级的人物了吧！

城市笔记

你是去跳舞吗

□乔 叶

那天黄昏时分，我照例去大剧院快走。北京话叫遛弯儿，我还不习惯这么说，总觉得这个词给出的画面感过于舒缓，不适合形容锻炼身体的状态。但在去的路上也只能是遛弯儿，人太多了，快不起来。

周边没有高楼，都是四合院居民区间隙里的宽窄胡同，好在条条胡同通剧院。邻着大剧院的胡同叫兵部洼胡同，“兵部”很严肃，加上了“胡同”就变得亲切了一些，再加个“洼”字简直就是可爱了。

进到兵部洼胡同时，我的节奏快了起来。再有三分钟就能到大剧院，行人也少了，此时快起来也有热身的意思。突然间，我听到一个苍老的女声在问：

你是去跳舞吗？

这应该是熟人间的寒暄。我没答话，继续前行。

哎，闺女，你是去跳舞吗？

我停下来，看到了身后的老太太。除了我，周边没有别的“闺女”，何况她还在眼巴巴地看着我。老太太很瘦弱，穿着旗袍，围着薄围巾，旗袍和围巾的颜色都很花，花得没有主色调，简直无法形容。她拎着一个大塑料袋子，里面隐隐约约能看到水果和蔬菜。

可以确认她是在跟我说话，我想说“你好”，又止住了。

是去跳舞吗？她又问。

不是。是去大剧院锻炼。您……有什么事吗？

没事。我没事。就是问问你。

她走得很慢，我也只好慢下来。

你该去跳舞呀。她说。

我的肢体协调能力差，跳不好。

刚开始都那样。

您去跳吗？

去。以前经常去。她叹了一口气：这一年多没去啦。

怎么不去啦？

她看了看我，笑了笑。

去年老伴儿死了。她说，我一个人啦。

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了。安慰毫无力量。而且，她是笑着跟我说的。为什么笑呢？听过一个说法：笑着说出悲伤故事的人，都特别宽容善良。因为不想把自己的痛苦传递给别人，便先要最大程度自我消化。

我八十二啦。她又说。

您看着可不像，很精神呢！我连忙说。

不行啦。她打量着我：你身板儿挺好的，去跳舞吧。我刚开始跳的时候也不行，一个动作学了仨月才会。她喘气声大了一些，也许是边走边说使得气息不足。我尽量更慢些，落后她半个身位。

东西沉吗？我帮您拎吧。

不沉。只当拿哑铃了。她又笑：我快到啦。右拐就是。

您这地段真好。

好不好的，反正住惯了。

前面是个小小的十字口，有红绿灯。直行几步就是大剧院。正是红灯。

老太太越过我，向右行去。

我走啦。她说，你去跳舞吧，反正也没啥事，慢慢学呗。

好。我说。

再见！

再见！她一边挥手一边说：你绿灯啦，快走吧。

我小跑着过了人行道。回头看她的背影，暮色中似乎更瘦弱了。

真是个孤独的老太太。太孤独了。她的孤独让我一想起来就觉得很难过，很难过。